

外电评述 我又成功地进行一次新的核试验

【美联社东京一月二十四日电】北京电台今天报道，二十三日中国进行了一次核试验。广播说，这次试验是成功的，但是没有说爆炸力多大，也没有说试验地点。

中国上一次地下核试验是北京的官方新华社去年十月二十八日公布的。上一次的爆炸是中国自从一九六四年十月首次爆炸了一个原子装置以来的第二次地下试验和第十七次核试验。中国的首次地下试验是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三日进行的。

【路透社香港一月二十四日电】新华社今天报道，中国又成功地爆炸了一个核装置。

公报中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即公报没有说这次试验是地下进行的。去年的类似试验曾宣布是地下进行的。

这里的观察家认为这次试验是地面上进行的。中国在一九六四年十月加入核俱乐部，三个月前在地下进行了上一次核试验。

虽然公报没有提供关于这次试验的细节，也没有提爆炸力的大小，但是这里的观察家

认为，这次爆炸是在三百万吨——相当于三百万吨梯恩梯——以上。

中国从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六九年试验了一系列原子弹和氢弹。

根据去年出版的权威的《简氏武器系统》一书说，中国在建立洲际弹道导弹力量方面取得很大的进展。

洲际弹道导弹的射程为八千英里（一万一千公里）。

该书认为，“因此中国人在技术上比原先估计的要先进，原先估计他们落后于俄国人五年，落后于美国人十年。”

【合众国际社香港一月二十四日电】（高级编辑：史密斯）中国今天宣布中国科学家成功地进行了第十八次核试验，与此同时宣布它要打破“超级大国的核垄断”。

这是中国一九六四年十月进入核俱乐部以来的十八次核试验中，第一次不是由中国以外的监测机构先宣布的。

在（去年）十月二十七日进行的上一次试验是先由印度监测机构发现和宣布的。以前的试验大部分是先由美国原子

能委员会发现和宣布的。

外交界有些人猜测，中国人最新的这次试验，可能是选择在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到苏联去会谈限制战略武器的时候。如果是那样的话，就稍晚了一点。

中国是强烈反对苏美限制武器会谈的。中国领导人曾一再告诫说，美国上了苏联的当。

【美联社东京一月二十四日电】北京电台今天宣布中国在周恩来总理两星期前逝世以后进行了一次核试验，这表明中国发展“防御性”原子武器的政策并无改变。

北京发表的简短公报说，中国的政策仍然

是为了最终消灭核武器。

【路透社北京一月二十四日电】中国今晚宣布，中国成功地进行第十八次核试验，但是没有说明这次爆炸的大小。

新华社发表的一项公报赞扬昨天的试验是中国人民认真学习最近发表的毛泽东主席的两首词取得的新胜利。

因为人们把其中的一首词解释为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攻击。这里的观察家们认为，这是一种微妙的反苏讽刺。

这次发表的公报不象在去年十月份上一次试验时所发表的公报，连这次爆炸是在空中还是地下进行的都没有透露。

美发言人说美原子能探测系统测到我这次核试验

【路透社华盛顿一月二十四日电】美国政府的一位发言人今天说，中国的第十八次核试验是在大气层进行的，是低能量的。

这次试验是北京今天在一项新闻公报中透露的。

低能量爆炸的范围是二万吨（当量两万吨

梯恩梯）以下。

美国能源研究和开发署公共事务处发言人波特说，这次试验是美国原子能探测系统测到的。

【塔斯社北京一月二十四日电】这里宣布，一月二十三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又爆炸了一个核装置。

美记者道 在基辛格座机上记者被告知的情况

说苏在武器会谈中表现意外灵活性但不听取美关于安哥拉的警告

数，作为报答，他们希望不受妨碍地部署五千六百英里航程的逆火式轰炸机，同时允许美国方面对空中发射的巡航导弹作类似的部署。

这一提议使基辛格一行感到惊喜，因为苏联人在武器谈判中通常总是只对美国提出的建议作出反应。另外，它还表明苏联人愿意减少苏联战略武器库存的数量。

和苏联人愿意打破过去的格局从而达成一项限制战略武器协议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他们不愿意在莫斯科听取基辛格在安哥拉问题上的警告。记者有这样的印象：当本周初去莫斯科途中的时候，基辛格是准备向俄国人提出这样的警告的：如果他们不约束古巴的远征军（它当时达到了控制这个前葡属殖民地的程度）的话，他们就会冒美国在

世界其他地方对他们进行外交方面或其他方面的报复的风险。

但是到二十三日为止，可以看出，这种威胁对苏联及其保护者显然节节取胜的局面几乎没有什么意义。

这次表演的效果只是最清楚地表明了，基辛格在安哥拉问题上的讨价还价的地位是多么虚弱；还表明了这样一个同样明白的事实：俄国人是完全了解他的处境的。

不过，在武器问题上，苏联的态度则完全不同了。显然，双方都希望取得某种进展，双方都不想让安哥拉问题上的僵局妨碍他们的努力。

【美新处布鲁塞尔一月二十三日电】基辛格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他单独同土耳其外长进行了短时间

【本刊讯】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一月二十四日刊登记者特里惠特发自华盛顿的一篇文章，题为《基辛格在执行新任务方面的外交：失败》，摘要如下：

从眼前的结果来说，基辛格最近到莫斯科执行的使命失败了。从长远来说，正象高级外交常常出现的情况那样，其结果是比较模糊的。

以任何公开宣布的目标来衡量所取得的实际结果，失败都是很明显的。国务卿既未取得一项关于新的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方案，也未使苏联同意放弃它在安哥拉的扩张主义目标。

在安哥拉问题上，事实上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已接近于公开侮辱基辛格的程度。勃列日涅夫建议让国务卿跟他自己的助手讨论安哥拉问题，因为他的助手可能同意他的意见。这项建议显然是侮辱性的。

政府已经正式开始把苏联的中程轰炸机和美国的巡航导弹包括在关于进攻性核武器的新的限制战略武器限额之内。它已准备作让步：同意限制巡航导弹的数目，如果莫斯科对它的逆火式轰炸机也这样做的话。

这个努力失败了。究竟为什么失败，这是局外人还不清楚的。但是从一鳞半爪的迹象来看，苏联确实提出了一项反方案。这项方案显然打算重新安排战略力量，把福特总统和勃列日涅夫于十四个月以前商定的各方拥有的二千四百个战略武器运载工具减少百分之十。

苏联的反建议确实保持了谈判的基础，使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不致垮台。

对一些分析家来说，要是认为莫斯科可能愿意缩小它在数量上的优势，那是不现实的。但是有一些人说苏联领导人可能愿意废弃一些比较老的导弹和潜艇，如果给予合适的代价的话。

对基辛格个人来说，这种结果应当是令人极为失望的。他曾经巧妙地拟订了美国的新建议，规定由勃列日涅夫保证改变苏联的立场，而这些建议却未能取得具体结果。

美
文
章
报

《基辛格执行新任务的外交：失败》

的讨论，他再一次向后者强调“美国对塞浦路斯问题迅速获得公平的解决有强烈的兴趣”。

记者问基辛格，有消息说他在莫斯科得到苏联关于降低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本刊注）最高限额的建议，他是否可以证实。基辛格说，他不想公开地“详细讨论”这个会谈。但是他说，“结合某些情况，同其他安排一起，讨论了降低最高限额的可能性”。

基辛格还在记者招待会上谈到下列问题：

——美国的“印象是，苏联领导人对继续保持并加强缓和关系感到兴趣”。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对此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但是他强调说，同时我们一再表示了我们的看法：苏联和古巴在安哥拉的行动“是无益的”。

——“从现在起”，美国就在作出能够就限制战略武器问题达成满意的协议作出安排。他将邀请勃列日涅夫总书记赴美签署这个协议。

基辛格抵马德里同卡洛斯国王会谈

双方签署了美西友好合作条约和一系列补充协定

【合众国际社马德里一月二十四日电】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今天到达这里，同卡洛斯国王举行会谈并签订一个同西班牙合作的条约。根据这个条约，美国将于一九七九年一月开始从罗塔海军基地撤走它的北极星潜艇。

这个条约是在佛朗哥大元帅去世以前就进行谈判的。它还将根据一个十二亿五千万美元的计划在五年时期内向西班牙提供军事信贷、捐款援助、文化、科学和教育交流。

基辛格受到了外交大臣阿雷尔萨的迎接。

【合众国际社马德里一月二十四日电】美国国务卿今天签署了一项为期五年的条约，保证美国从西班牙撤出核武器，并在西方受到进攻时进行“紧急磋商”。

这个条约还规定美国向西班牙提供十二亿两千万美元的对外军事销售贷款、进出口银行贷款、赠款和在教育、文化、科学方面的广泛合作。作为交换条件，西

班牙政府将允许美国保留它在罗塔的海军设施和托雷洪、萨拉戈萨和莫隆的空军基地。

基辛格是在同卡洛斯国王进行会谈以后签署这项条约和一系列补充协定的。

美国官员说，这个协定等于是经济、军事合作条约，而不使美国承担新的防务义务。

这个文件说：“在西方的安全受到外来的威胁或进攻时，美国在何时和以何种方式使用这个补充协定中提到的设施，以对付这种威胁或进攻，将由两国政府进行紧急磋商，并根据当时形成的形势互相协商解决。”

这个条约还规定了这样一些主要的方面：

——美国将从罗塔海军设施撤出由十艘北极星式潜水艇组成的一个中队，以及撤走它在西班牙领土上可能有的任何其他核武器。

——美国将出售给西班牙四个中队的F-16战斗机，从美国空军存货中租给西班牙四十

二架F-4E鬼怪式战斗机，提供一艘扫雷艇和其他设备。

——两国政府将设立美西联合委员会来协调防务事务和使西班牙的防务政策同美国和北约组织的防务政策协调一致。

——美国将继续使用罗塔海军设施和自一九五三年以来根据美国“行政协定”一直同西班牙共同使用的三个空军基地。

美国官员说，这个条约中的援助份额大致等于上一个行政协定中的同类援助计划的数额的四倍。

一位美国官员承认：“西班牙经过讨价还价终于坚持了他们的条件。”西班牙政府争取到了同美国建立一种比较庄严的防务关系，从而使它感到达成了一项较好的交易。

美国则要确保一旦在欧洲、中东和地中海地区发生敌对行动它可以继续使用在西班牙的基地。

国务卿认为，必须

使西班牙摆脱极权主义的传统而同西欧结成经济和军事上的伙伴关系。美国乐于协助这样一个进程。

基辛格抵达时发表的谈话说，他的访问表明了“西班牙和美国之间存在着共同的利益。我们可以迈出重要的一步，使西班牙更加接近大西洋联盟和欧洲共同体。”

他又说，西班牙应当成为“整个西方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

【法新社马德里一月二十四日电】西班牙外交大臣阿雷尔萨评论说，这个条约最明显的意义在于，美国“支持西班牙新的君主制，支持接替了佛朗哥政权的这个政权”。

观察家说，这个条约实际上是通过把西班牙事实上并入北大西洋防务体系而满足了它以前未得到满足的渴求。

根据新的条约，所有核潜艇都要在一九七九年七月之前撤离罗塔基地。

阿雷尔萨说：“这样，我们就不再象以前那样是华约国家潜在的敌人了，西班牙就不会在发生战争的情况下成为华约国家必然要打击的目标了。”

【路透社马德里一月二十四日电】乘坐基辛格飞机的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说，西班牙一直坚持要撤走驻在罗塔基地的导弹潜艇，以便使西班牙国土上没有核武器存在。

美国官员说，美国同意了这一要求，因为海神潜艇将被更远程的三叉戟潜艇更换。后者可以从在美国的基地出发进行活动。

这位美国高级官员说，他认为，从罗塔撤走这些潜艇不会导致英国再次施加压力，要求从苏格兰的霍利湾基地撤走海神潜艇。

他说，美国不会自愿撤走这些潜艇。但是，显然，三叉戟潜艇最终也会取代在霍利湾的海神潜艇。

【合众社马德里一月二十四日电】在基辛格的喷气式座机从布鲁塞尔飞往这里时，机上的高级官员说，撤走潜艇的决定也是符合西班牙要求美国从西班牙领土上撤除其核武器，并显示同美国有一种日益发展的关系的愿望的。

这位高级官员对记者说，美国确信西班牙必定会发展同西欧和北大西洋伙伴的密切关系。

他说，美国将尽其全力来援助这一进程。

【法新社马德里一月二十四日电】美国一位权威人士说，基辛格只是到昨天才同意了西班牙关于撤出核潜艇的要求。这位人士说，他还同意把驻在马德里附近的托雷洪基地的用于在飞行中加油的三十二架加油飞机减为四架。（这些空中加油机一九七三年阿以十月战争期间，在美国向以色列空运武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位人士说，基辛格在同华盛顿磋商后同意了

这个要求。

【合众国际社马德里一月二十三日电】西班牙的欧洲通讯社说，外交大臣阿雷尔萨二十三日向国会外委会讲话时说，核潜艇驻在这里是不受西班牙人民欢迎的，因为这要冒“政治风险”。

路透社报道一位美国官员说

基辛格同意撤走美驻西的导弹潜艇的过程

塔斯社道

《在苏联南高加索举行实兵演习》

观察员参加演习

苏国防部公告说，保、希、罗、土和南已同意派

【塔斯社莫斯科一月二十四日电】题：在苏联南高加索举行实兵演习

苏联邀请地处东南欧的赫尔辛基会议某些参加国——保加利亚、希腊、罗马尼亚、土耳其和南斯拉夫的观察员参加南高加索军区的军级实兵演习。苏联国防部正式宣布了这一点。

这次军级实兵演习将于一月二十五日到二月六日在南高加索的库塔伊西、埃里温和第比利斯地区举行。参加演习的部队总数约为两万五千人。

根据欧洲安全合作会议最后文件的规定，苏联已在一月四日把将要进行实兵演习一事通知了赫尔辛基会议的参加国。

苏联国防部的公告说，保加利亚、希腊、罗马尼亚、土耳其和南斯拉夫已同意派观察员参加即将举行的演习。

【路透社莫斯科一月二十四日电】苏联陆军和空军从明天开始在外高加索的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共和国进行两个星期演习。

西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事观察员首次得到了邀请。

据官方本月早些时候发表的公告说，这次演习目的是要完善外高加索军区部队的战斗训练。

希腊和土耳其是被邀请派遣观察员的两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苏联的这一行动，受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个联盟的欢迎，认为这是比去年赫尔辛基欧洲安全会议上作出的建立东西方之间的信任的保证又进了一步。早就请求观看苏联演习的西方记者没有被邀请。

英报文章 《撒切尔的警告刺痛了俄国》

【本刊讯】英国《每日电讯报》一月二十一日刊登该报驻莫斯科记者米勒的文章，题为《撒切尔的警告刺痛了俄国》，全文如下：

撒切尔夫人十八日谈论缓和和危险的强硬讲

萨哈罗夫说

苏联当局要花招不让他住在莫斯科

【美联社莫斯科一月十八日电】诺贝尔和平奖金获得者萨哈罗夫今天说，由于当局在住房问题上耍花招，致使他失去了居住证，这样他作为莫斯科居民的身份受到威胁。

这位五十四岁的民权活动家说，他在放弃用他的名字登记的一所公寓时失去了居住证——所有苏联公民必备的证件——于是他发现请求当局允许他在他妻子的寓所建立正式户口的要求遭到拒绝。他妻子的寓所在莫斯科市另一处地方。

十年来萨哈罗夫由于为争取这里的公民自

由权而常常受到官方阻挠。

他在一次谈话中说：“我无法知道麻烦来自该区的人民，还是来自上面。”

萨哈罗夫说，十四日该区官员保证他可以在他妻子的寓所居住时，他放弃了原来的寓所。但是事后他妻子寓所（私人所有的合建公寓）的管理人说，这座楼房的居民不愿意让这位持不同政见者住在那里。派出所支持这个决定，拒绝发给他居住证。从法律上讲，公民没有居住证，就无“权”住在这个国家的任何地方。

塔斯社没有明确说出这句话的含义，但它表明指的是“利润”问题，表明如果工党继续削减防务开支，保守党对会不会丢失利润感到关切。

塔斯社的回击惊人地迅速。但是众所周知，苏联官方人士暗中却对彼得·沃克、朱利安·艾默里等人所说的

塔斯社发表攻击萨哈罗夫妻子的文章

《邦奈尔夫人的反苏表演》

【塔斯社莫斯科一月二十一日电】题：邦奈尔夫人的反苏表演

颇有几分名气的反苏分子萨哈罗夫的妻子邦奈尔夫人，在不久前旅行国外期间获得了值得羡慕的训练！在长期周游西欧列国期间，她不仅学会了对其主子们赏赐的各种“奖金”和施舍的钱财低声下气地表示感谢之外，而且还掌握了表演反苏活剧的入门。

如今邦奈尔夫人打算再次演出一幕这种活

苏联“威胁”之类的话越来越恼火。

撒切尔夫人十九日在《英国，觉醒吧！》的呼吁中说，工党同俄国搞缓和以及削减防务开支的政策，使英国更加易于受共产主义发展的袭击。

塔斯社昨天的一篇带有讽刺口吻的评论说，保守党领袖们“被恶梦迷住了心窍，连醒着的时候也摆脱不了”。

剧。萨哈罗夫的寓所被选中为演出场。

在这场挑衅性的演出中，许多西方国家驻莫斯科的记者充当了兴高采烈的观众和摄影师的角色。

至于这场戏的导演邦奈尔夫人，在她从国外远途归来之后特别卖力地从事的这种反苏活动，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谁不知道，在西方，美元是不会白白施舍的，更不用说白白花钱去资助一个人去周游意大利和其他国家了。

法总理希拉克访印并同英·甘地会谈

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干涉安哥拉的只有古巴和苏联

【路透社新德里一月二十三日电】法国总理希拉克今天到达这里，对印度作为时四天的访问。访问期间将就两国间的经济和技术合作问题举行会谈。

【合众国际社新德里一月二十三日电】法国总理希拉克今天同英·甘地总理进行了一小时又一刻钟的会晤，

美报专稿 《印中仍然疏远》

【本刊讯】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一月二十二日刊登拉姆发自新德里的一篇专稿，题为《印中仍然疏远》。《周逝世后北京的政策似乎未变》，摘要如下：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在中国的周恩来总理逝世以后，印中关系很可能改善。

它们之间的关系已经冻结了十五年以上。两国都在对方首都保留着象征性的使团，但没有大使。

新德里的观察家们认为，不管由谁接替周，中国的对外政策将继续受它同苏联的关系所支配。他们认为，中印关系只是更大的中苏关系的一个部分。因此，他们认为北京的新总理恐怕不会使他的国家同印度的关系有很大改变。

就在去年十月二十日，中印边界上还发生

联合国特使结束对东帝汶的访问

【法新社雅加达一月二十四日电】联合国特使圭哈迪在对东帝汶进行四十八小时的了解情况的访问之后回到这里，今天会见了印尼外长马利克，他事后说他同马利克的会谈是“本着极富建设性的精神进行的讨论”。

他将于二十六日动身回日内瓦，在向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汇报以前他还将拜会葡萄牙外长安图内斯。

这位联合国特使说，如有必要他准备访问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控制的地区。他又说，但是这要由控制着出发地点和到达地点的那样人来决定，言外之意是飞机从外面飞不进这些地区。在圭哈迪访问东帝汶的两天中，他从未靠近过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控制的地区。

【路透社雅加达一月二十二日电】印尼共和国电台今天报道，东帝汶的亲印尼部队的领导人对联合国特使说，他的国家现在是印尼的一部分，它的非殖民化已经完成。

东帝汶临时政府主席阿劳若昨天说，他的联合政府同印尼合并的宣言，解决了这个领地摆脱葡萄牙控制实现非殖民化的问题。

他是对意大利外交官圭哈迪说这番话的，联合国派圭哈迪到帝汶来调查那里的局势。这两人昨天在帝力举行了会谈。

他说，印度和法国对一些世界问题持有同样的看法。

希拉克在会晤后对记者们说，他同甘地夫人讨论了中东、亚洲和非洲局势。他说：“我们有同样观点，同样抱负，这并不令人惊异。”

【法新社新德里一月二十三日电】法国总理希拉克今天强调，欧洲和印度次大陆之间加强联系“对于明天世界保持均势来说是重要的”，他保证法国将在“各方面”帮助加强这种联系。

希拉克先生是在他对印度的四天正式访问的第一天同印度总理英·甘地进行了差不多四小时的会谈之后讲这番话的。他在到达新德里之后不久便开始了会谈，讨论了国际问题。

希拉克先生说，法国和印度对社会问题和对外政策持同样的看法。他说，两国都奉行反对超级大国霸权的不结盟政策。他回顾说，法国赞成同所有的国家缓和关系和保持和平，不管其政治制度如何。

希拉克先生在今天同甘地夫人会谈时未能谈及印法双边关系。

希拉克先生说，他

斯里兰卡总理结束对印尼的访问后到泰国

【法新社雅加达一月二十四日电】印度尼西亚和斯里兰卡今天表示欢迎印度支那恢复和平，因为这加强了亚洲的不结盟政策。

在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的五天访问结束时发表的联合公报中，这两国还表示严重关切大国在印度洋的势力，一致同意为使将在科伦坡举行的不结盟国家第五次最高级会议的成功而共同努力。

斯里兰卡总理及她的随行人员结束了对印尼的五天正式访问，今天乘飞机取道新加坡去曼谷。

【路透社曼谷一月二十四日电】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今天晚上由雅加达抵达这里，对泰国进行为期四天的国事访问。

在这次友好访问期间（这是斯里兰卡总理历史上第一次到泰国访问），班达拉奈克夫人将同克立总理举行会谈，并将晋见国王。

她预定于二十八日离开这里前往缅甸访问。

外长春哈旺·差提猜说，班达拉奈克夫人

宣布【路透社卡拉奇一月十四日电】官方今天这项协定是由来访的印度贸易代表团团长帕雷克和巴基斯坦首席谈判代表奈克签订的

曼政权的领导人一起被捕的 他被控在他公开的收入手段以外聚敛财富

巴基斯坦和印度签订一项贸易协定

【路透社卡拉奇一月十四日电】官方今天宣布，印度和巴基斯坦签订了「一项贸易协定」，这是由来访的印度贸易代表团团长帕雷克和巴基斯坦首席谈判代表奈克签订的

已邀请甘地夫人访问法国，如果可能的话，在年内成行。

【法新社新德里一月二十四日电】来访的法国总理希拉克今天在这里说，法国和印度已商定成立一个部长级的常设委员会来研究改善两国间贸易的办法。

希拉克先生在记者招待会上透露，这个委员会将每年在巴黎或新德里举行一次会议，并将成立小组委员会来深入研究贸易往来和保持进出口平衡问题。

希拉克先生今天下午同英·甘地夫人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谈。

希拉克先生否认法国对安哥拉危机进行任何干涉，也反驳了一位记者的如下说法，即法国特务机构还在安哥拉招募雇佣军。他说，干涉安哥拉的只有古巴和苏联。他还说，法国认为、印度也认为，安哥拉危机应该完全由非洲人来解决，应该由那里的三派解放运动之间进行磋商来寻求解决办法。

英·甘地不久将去莫斯科进行会谈

【本刊讯】印度《印度教徒报》一月二十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英·甘地不久将去莫斯科进行会谈》，全文如下：

据报道，总理正在考虑在她能够从国内大量急需办理的事务中抽出几天时间到莫斯科去访问一次，把为了通过加强合作来巩固两国之间的特殊关系而建立的印苏高级接触继续保持下去。

甘地夫人早就应该再次去苏联访问了，因为她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没有去莫斯科了，虽然她在勃列日涅夫到德里进行亲善访问后一直想回访。

现在印苏合作的范围非常之广，所以有必要定期举行最高一级的会谈，从而提供必要的政治动力把这种关系推向对彼此都有利的新范畴。因为如此，苏联在国际上已成为印度的主要支持者，不论是在政治目标方面，还是在防务努力或经济合作方面。这是一种两国都已经深为关心的关系。

外交秘书克瓦尔·辛格上月到莫斯科参加两国政府之间的官员级的双边会谈，回国时的印象是苏联领导人殷切盼望甘地夫人前去访问。虽然一些月以来印度有几位部长以各种使命访问了莫斯科，但是只有总理才能为了国家的利益而同苏联领导集团的高级领导人进行有益的对话。

所以根据目前亚洲和非洲的局势来看，这里的政治观察家认为甘地夫人早日访问莫斯科肯定是有益的。

以印度的观点来看，有一点相当必要，那就是应该用把重点适当地放在加深了解上，而不是放在意见一致上的办法不断纠正印苏关系。两国只要怀着加强国际和平、稳定和合作力量这一一致的目标，就没有必要在每个问题上都一致。不仅在印度抵抗外部压力方面，而且在印度成为东南亚地区的主要和平堡垒而发展自己的能力方面，苏联都对印度起了有益的盾牌作用。

虽然苏联常常容易对苏印友好过分热心，以至忽视了支持这个国家的对外政策与赞同它的国内政治之间的区别，印度方面倒一直是足够地注意着不混淆这道界线的。

所以，甘地夫人在对苏联支持紧急状态表示感谢时并没有让人产生任何错误的印象，以为在最近一些事件之后印度进一步向左转了。

相反，她一直把重点主要放在树立新的时代特点和新的价值体系上，其办法是规定了一项无论概念和范围具有本国特点的行动纲领，排除了狭隘的意识形态的陈规。

所以甘地夫人将要到莫斯科进行的访问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进行的，即印度谋求同所有真正希望了解印度的国家友好。但是这一过程还牵涉到印度方面要承担一种相应的义务，就是采取有来有往的步骤来使所有有关国家相信：印度并不是把别国同印度友好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特别是在一些最困难和最微妙的时刻一贯站在印度一边的苏联。

【路透社达卡一月十三日电】巴基斯坦大使胡尔希德今天到达这里，担任驻孟加拉国大使职务，并协助巴基斯坦同其前东部领土建立正常化关系。胡尔希德六十八岁，是一位退休的文职官员。他在达卡机场对记者说，他的主要任务将是协助建立正常化关系和恢复中断了的贸易联系。

【路透社伊斯兰堡一月十四日电】孟加拉国驻巴基斯坦第一任大使查希鲁丁今天同布托总理在这里举行了一小时会谈，但是没有透露会谈内容。查希鲁丁是十二月底从达卡抵这里的。使孟加拉国同巴基斯坦建立的外交关系正式化。

孟加拉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同布托会谈

【路透社达卡一月十三日电】巴基斯坦大使胡尔希德今天到达这里，担任驻孟加拉国大使职务，并协助巴基斯坦同其前东部领土建立正常化关系。胡尔希德六十八岁，是一位退休的文职官员。他在达卡机场对记者说，他的主要任务将是协助建立正常化关系和恢复中断了的贸易联系。

巴基斯坦驻孟加拉国大使到达卡赴任

【路透社达卡一月十三日电】巴基斯坦大使胡尔希德今天到达这里，担任驻孟加拉国大使职务，并协助巴基斯坦同其前东部领土建立正常化关系。胡尔希德六十八岁，是一位退休的文职官员。他在达卡机场对记者说，他的主要任务将是协助建立正常化关系和恢复中断了的贸易联系。

【本刊讯】一月十五日出版的埃及《图画周刊》登载该刊编辑部主任马杰德的文章，题目是《我所知道的周恩来：世界上最强劲、最亲切的政治家——没有发表过的谈话的余尾》，摘要如下：

我相信在我的政治生涯中受中国的伟大政治家周恩来的影响比受世界上任何政治家的影响都大。我曾有幸几次见到他，而每次同他会晤我都能得到许多教益。他正如萨达特总统所形容的，是当代最优秀的领袖，是第一流的国家领导人。当你同周恩来坐在一起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你是同一位亲切、温和的诗人坐在一起。他的声音很低，他的话语是那么亲切和体贴人。他是亲切、慈祥 and 友好的光辉典范。他的能力就集中在他的一双眼睛里，那里有别人所未曾有过的迷人的、洞察一切的魅力。而关于他的渊博的学问和超凡的生活，则可以随便说到哪一方面。他是一位以智慧和政治天才领导着历史上人口最多的民族的人。他在第一次接见你时，也同接见一位极为亲密的旧友一样。他一次也没抬高过声调，他一生在同别人进行任何讨论时都没有发怒过，即使那个人是他最敌对的敌人。即使在他发表最重要、最果断的讲话时，也总是用亲切的语言。在最重大的问题上，周恩来所与之谈判过的世界政治家们，没有一个人能说他可以激怒这位在中国地位仅次于毛泽东的最强有力的人物。

我第一次见周恩来是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最后一次是在一九六五年五月。在我们第一次和最后一次会晤之间，有一些在北京之外进行的迅速和短暂的会晤，一次是在开罗、一次是在雅加达，等等。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第一次同他的会晤尽管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但是他的每一句话我都牢记在心。而长达三个半小时的最后一次会晤我更是每一分每一秒都很好记着。过去二十年的任何一次重大国际事件发生时我都会马上说：这是周恩来曾经预料到的。他的渊博的学识，

美《华盛顿邮报》刊登安德森和惠顿合写的文章

《为什么我们当时不听周的话？》

【本刊讯】美国《华盛顿邮报》一月二十日在《华盛顿巡礼栏》登载安德森和惠顿合写的题为《为什么我们当时不听周的话？》的文章，摘要如下：

三十年前，没有人愿意听周恩来的话。这是一个可悲的错误，使美国损失千亿美元，并死了成千上万的人。

据我看，假如美国当时听了周的话，在朝鲜和越南的那两次辛酸的战争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那些至关重要的日子里，大多数美国人都听信蒋介石的话。美国驻重庆的大使馆认为蒋介石是中国有前途的人物。在蒋举行记者招待会的时候，记者们蜂拥前去参加。

由于我是战后驻在中国的地位最低的记者，所以就委派我去采访周恩来。我在一条泥泞的铺着鹅卵石的小巷的末端找到了他。他住

在一所灰暗的房子的下层，它既是中国共产党驻重庆代表团的办公处，又是宿舍。

在那时，周一再地说，假如共产党在中国执政，中国将愿意同美国发展友好关系。

周还争论说，蒋介石仅仅是靠了美国的支持才得以维持其统治的。

我必须承认，当时我对蒋政权垮台的必然性不如现在我回顾起来看得那么明显。但是当时美国大使馆中有些不出名的外交官却预见到即将发生的情况。

他们在发回美国的外交电报中，对那种说中国赤色分子受克里姆林宫控制的神话提出异议，并警告说，蒋介石如发动内战，不可能打败共产党人。

但是蒋对美国的对外政策施加了非常大的影响。他一只手攫取了数十亿美元的美援，而另一只手却以成百万美元来收买美国的政界人

物、企业家和走卒。

这些人组成了一个压力集团，后来被人们称为院外援华集团。蒋的这一帮支持者在华盛顿制造了这样一种气氛，即：批评蒋就等于背叛美国。例如，这个院外援华集团是已故参议员麦卡锡搞的政治迫害活动的幕后操纵者。麦卡锡集中力量打击那些曾警告过蒋会失掉中国的外交官，指控他们是共产党的同情者。他们一个接着一个地被解除了外交职务。

与此同时，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蒋在中国大陆上被打败这一段时期内，蒋拿到了约二十亿美元的赠款和贷款，外加十亿美元的武器和弹药。

他从美国国库中得到的钱越多，他塞给院外援华集团中的政界人物和企业家的钱也就越多。他收买这些人来帮助他取得数额越来越大的美国赠款。但是，蒋介石尽管有美国的大力

对于人民运动的深刻的研究，对于未来的远见卓识，对于世界上一切政治、经济问题的全面理解和不让感情冲动影响他的思路的无比的从容、安然，所有这些使得他在同你谈论未来时，就象在谈论一本摆在他面前的神话书籍一样。

承担阿拉伯文的翻译曾在埃及度过很多年，他能把周恩来的话翻译给我们真是最幸福的人：中国人民支持埃及人民实现自己的独立。埃及有悠久的历史 and 特殊的地位，它对阿拉伯世界和非洲国家有很大影响。因此我们把埃及信守万隆会议的原则看作是在世界这个重要地区内的和平事业的伟大胜利。埃及依靠它自己的意愿、它所遭遇的苦难和亲身的实践所实现的复兴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的，不论这种力量有多大。

埃及和中国之间相互支援仅仅是一种复兴的意愿，是弥补过去那些岁月里的损失的愿望，也是实现埃中两国人民富裕的愿望，即使信仰和意见有分歧。这里周恩来集中谈论了一些他认为每每地都适用的真理：宣战的人总要在战争中失败，胜利是属于爱好和平的人民的。

一九六五年四月，我们在雅加达和万隆会见时，正值出席万隆会议召开十周年庆祝活动之际。周恩来是那次庆典中最杰出的明星。当时同周恩来的全部对话，或者说对话的基本部分是关于越南。当时越南的问题是亚非人民和第三世界的首要问题。

周恩来对反对亚非首脑会议的新阴谋有他特殊的见解，他没有隐讳自己的看法，他当时所能做的只能是提醒注意，他提醒过所有同他会晤的亚非元首。在我记忆中，周恩来对我谈到：由于苏美外来干涉的加强，中东将更加动乱。

最后一次同周恩来的会见是我的新闻会见中，最重要、最关键的一次。正如我当时在图画周刊

支援，他对中国的统治地位却是日益摇摇欲坠。

一九四九年四月，毛的义愤填膺的大军浩浩荡荡地跨过了长江，吓得蒋仓惶逃到台湾栖身。三十亿美元以上的美援也就付之东流了。

人们常说的一句有见识的话是：无视历史教训的人注定要重犯过去的错误。就这样，二十年以后，美国又一次用千百亿美元的美元来扶植一个没有能力自卫的腐败的独裁政权。

按最低的估计数字，美国在那个名叫越南的到处是丛林的国家里花了一千四百零三亿美元。但是，最引人注目的衡量标准是鲜血，而不是金钱。

尽管如此，美国的代理人还是打输了。价值成百亿美元的美国物资又一次付之东流。

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代价是触目惊心的。假如华盛顿当时听取了周恩来的意见，这种可怕的损失本来是可以避免的。现在他已去世，华盛顿却在倾听周的意见，但是，已经晚了。

里说过的，周恩来照他的习惯那样，总是充满着亲切、慈祥 and 魅力。对于他的亲切、感染力和慈祥，无论怎样形容都是不能完全表达的。

他问我一九六五年在中国看到了什么，一九五五年时看到了些什么，当我说“最近十年内在中国生活的很多方面都出现了巨大发展”时，他说：但这还不是如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各个地方也不都是平衡。然后，他同我谈论了越南和多米尼加的事。周恩来对我说：战争的任何规律都同其他规律一样是客观固有的，不能按照人的意志来决定战争。

周恩来对我说：过几天你就要到越南去访问，你可以到现场看看英雄的越南人民是如何战斗的，你相信：越南人民会胜利，会胜利，会胜利！！这句话他说了三遍！

谈话一直进行到下半夜，他没有倦意，我也不知疲倦地提出了我的全部问题。在我提出告辞以后，周恩来笑着说：我有一个问题希望你坦率地回答。我很惊讶，这对我来说是很突然的。我说：当然欢迎。周恩来说：你对这位年青的阿拉伯文翻译有何看法？他没有用他所精通的法文提出问题，而是用中文，翻译把它一字一句地译了出来。我对他说：说老实话，这位翻译兄弟很精通阿拉伯语，他就象阿拉伯人民的一个儿子。周恩来会心地笑了，他看看翻译，好象是祝贺他得到了证明书，然后他说：我为中国的青年们而感到高兴，他们将在我们之后担当起我国人民的职责。

这位双肩担负着大国重担的领导人周恩来一直把我送到大会堂的大门口，而且这位伟大的领导人一直等到汽车开动之后才离开他站的地方，他一直站在那里招手致意，表示告别……世界在最急切需要他的和平努力的情况下失去了这位杰出人物，他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谦虚、亲切、魅力和智慧！

【共同社北京一月二十三日电】

（记者福原）下面是田英夫的手记：当我们社会党日中特别委员会代表团一月十二日到达北京时，中国人的脸上没有笑容，看上去眼睛里还饱含着泪水。似乎可以说，这表明，周恩来总理是受到中国人的何等尊敬与爱戴呀。我们代表团能在十四日午后作为唯一的一个日本政治代表团，向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周总理灵堂献上成田委员长和我们代表团的两个花圈，静静地祝愿周总理冥福。

周总理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在这样的情况下邀请了我们社会党日中特别委员会代表团，对此，我们应该再次表示感谢。我们受到这样的厚情，明知中国人的深重悲痛，敢于在这个时刻访问中国，可以说是由于自民党的三木内阁对签订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丝毫不采取积极措施而激怒了我们。

我们同中日友协的会谈，尽管是在周总理逝世这样的情况下，还是极其认真而坦率地进行了长达十一小时之久。

中国对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态度完全不变，我们和这个态度是完全一致的。保证日本和中国的人民要世代代在友好和平中生活下去的这个条约当然必须是以不容许任何国家阻挠和妨碍的决心来签订的。因此，必须按照日中邦交正常化时的联合声明第一条所说的“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霸权的努力”这个根本，明确记入条约。

如果世界上某个国家反对这一点，那不是就证明它自己有霸权行径的自觉症状了吗？但是，三木首相为什么把如此清楚的问题说得含糊不清呢？在国内政治力量中，反对缔结条约的只是一小撮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按理说自民党的大多数人也是赞成的。但是，不能否认，在自民党内有人不希望由三木首相来签署这一历史性文件。这确实是派系的利益和派系的策略高于一切。

日本社会党日中特别委员会委员长特

田英夫说反霸权条款必须记入日中和约

【本刊讯】一月十五日出版的埃及《图画周刊》登载该刊编辑部主任马杰德的文章，题目是《我所知道的周恩来：世界上最强劲、最亲切的政治家——没有发表过的谈话的余尾》，摘要如下：

我相信在我的政治生涯中受中国的伟大政治家周恩来的影响比受世界上任何政治家的影响都大。我曾有幸几次见到他，而每次同他会晤我都能得到许多教益。他正如萨达特总统所形容的，是当代最优秀的领袖，是第一流的国家领导人。当你同周恩来坐在一起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你是同一位亲切、温和的诗人坐在一起。他的声音很低，他的话语是那么亲切和体贴人。他是亲切、慈祥 and 友好的光辉典范。他的能力就集中在他的一双眼睛里，那里有别人所未曾有过的迷人的、洞察一切的魅力。而关于他的渊博的学问和超凡的生活，则可以随便说到哪一方面。他是一位以智慧和政治天才领导着历史上人口最多的民族的人。他在第一次接见你时，也同接见一位极为亲密的旧友一样。他一次也没抬高过声调，他一生在同别人进行任何讨论时都没有发怒过，即使那个人是他最敌对的敌人。即使在他发表最重要、最果断的讲话时，也总是用亲切的语言。在最重大的问题上，周恩来所与之谈判过的世界政治家们，没有一个人能说他可以激怒这位在中国地位仅次于毛泽东的最强有力的人物。

我第一次见周恩来是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最后一次是在一九六五年五月。在我们第一次和最后一次会晤之间，有一些在北京之外进行的迅速和短暂的会晤，一次是在开罗、一次是在雅加达，等等。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第一次同他的会晤尽管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但是他的每一句话我都牢记在心。而长达三个半小时的最后一次会晤我更是每一分每一秒都很好记着。过去二十年的任何一次重大国际事件发生时我都会马上说：这是周恩来曾经预料到的。他的渊博的学识，

美《华盛顿邮报》刊登安德森和惠顿合写的文章

《为什么我们当时不听周的话？》

【本刊讯】美国《华盛顿邮报》一月二十日在《华盛顿巡礼栏》登载安德森和惠顿合写的题为《为什么我们当时不听周的话？》的文章，摘要如下：

三十年前，没有人愿意听周恩来的话。这是一个可悲的错误，使美国损失千亿美元，并死了成千上万的人。

据我看，假如美国当时听了周的话，在朝鲜和越南的那两次辛酸的战争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那些至关重要的日子里，大多数美国人都听信蒋介石的话。美国驻重庆的大使馆认为蒋介石是中国有前途的人物。在蒋举行记者招待会的时候，记者们蜂拥前去参加。

由于我是战后驻在中国的地位最低的记者，所以就委派我去采访周恩来。我在一条泥泞的铺着鹅卵石的小巷的末端找到了他。他住

在一所灰暗的房子的下层，它既是中国共产党驻重庆代表团的办公处，又是宿舍。

在那时，周一再地说，假如共产党在中国执政，中国将愿意同美国发展友好关系。

周还争论说，蒋介石仅仅是靠了美国的支持才得以维持其统治的。

我必须承认，当时我对蒋政权垮台的必然性不如现在我回顾起来看得那么明显。但是当时美国大使馆中有些不出名的外交官却预见到即将发生的情况。

他们在发回美国的外交电报中，对那种说中国赤色分子受克里姆林宫控制的神话提出异议，并警告说，蒋介石如发动内战，不可能打败共产党人。

但是蒋对美国的对外政策施加了非常大的影响。他一只手攫取了数十亿美元的美援，而另一只手却以成百万美元来收买美国的政界人

物、企业家和走卒。

这些人组成了一个压力集团，后来被人们称为院外援华集团。蒋的这一帮支持者在华盛顿制造了这样一种气氛，即：批评蒋就等于背叛美国。例如，这个院外援华集团是已故参议员麦卡锡搞的政治迫害活动的幕后操纵者。麦卡锡集中力量打击那些曾警告过蒋会失掉中国的外交官，指控他们是共产党的同情者。他们一个接着一个地被解除了外交职务。

与此同时，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蒋在中国大陆上被打败这一段时期内，蒋拿到了约二十亿美元的赠款和贷款，外加十亿美元的武器和弹药。

他从美国国库中得到的钱越多，他塞给院外援华集团中的政界人物和企业家的钱也就越多。他收买这些人来帮助他取得数额越来越大的美国赠款。但是，蒋介石尽管有美国的大力

对于人民运动的深刻的研究，对于未来的远见卓识，对于世界上一切政治、经济问题的全面理解和不让感情冲动影响他的思路的无比的从容、安然，所有这些使得他在同你谈论未来时，就象在谈论一本摆在他面前的神话书籍一样。

承担阿拉伯文的翻译曾在埃及度过很多年，他能把周恩来的话翻译给我们真是最幸福的人：中国人民支持埃及人民实现自己的独立。埃及有悠久的历史 and 特殊的地位，它对阿拉伯世界和非洲国家有很大影响。因此我们把埃及信守万隆会议的原则看作是在世界这个重要地区内的和平事业的伟大胜利。埃及依靠它自己的意愿、它所遭遇的苦难和亲身的实践所实现的复兴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的，不论这种力量有多大。

埃及和中国之间相互支援仅仅是一种复兴的意愿，是弥补过去那些岁月里的损失的愿望，也是实现埃中两国人民富裕的愿望，即使信仰和意见有分歧。这里周恩来集中谈论了一些他认为每每地都适用的真理：宣战的人总要在战争中失败，胜利是属于爱好和平的人民的。

一九六五年四月，我们在雅加达和万隆会见时，正值出席万隆会议召开十周年庆祝活动之际。周恩来是那次庆典中最杰出的明星。当时同周恩来的全部对话，或者说对话的基本部分是关于越南。当时越南的问题是亚非人民和第三世界的首要问题。

周恩来对反对亚非首脑会议的新阴谋有他特殊的见解，他没有隐讳自己的看法，他当时所能做的只能是提醒注意，他提醒过所有同他会晤的亚非元首。在我记忆中，周恩来对我谈到：由于苏美外来干涉的加强，中东将更加动乱。

最后一次同周恩来的会见是我的新闻会见中，最重要、最关键的一次。正如我当时在图画周刊

支援，他对中国的统治地位却是日益摇摇欲坠。

一九四九年四月，毛的义愤填膺的大军浩浩荡荡地跨过了长江，吓得蒋仓惶逃到台湾栖身。三十亿美元以上的美援也就付之东流了。

人们常说的一句有见识的话是：无视历史教训的人注定要重犯过去的错误。就这样，二十年以后，美国又一次用千百亿美元的美元来扶植一个没有能力自卫的腐败的独裁政权。

按最低的估计数字，美国在那个名叫越南的到处是丛林的国家里花了一千四百零三亿美元。但是，最引人注目的衡量标准是鲜血，而不是金钱。

尽管如此，美国的代理人还是打输了。价值成百亿美元的美国物资又一次付之东流。

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代价是触目惊心的。假如华盛顿当时听取了周恩来的意见，这种可怕的损失本来是可以避免的。现在他已去世，华盛顿却在倾听周的意见，但是，已经晚了。

里说过的，周恩来照他的习惯那样，总是充满着亲切、慈祥 and 魅力。对于他的亲切、感染力和慈祥，无论怎样形容都是不能完全表达的。

他问我一九六五年在中国看到了什么，一九五五年时看到了些什么，当我说“最近十年内在生活的很多方面都出现了巨大发展”时，他说：但这还不是如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各个地方也不都是平衡。然后，他同我谈论了越南和多米尼加的事。周恩来对我说：战争的任何规律都同其他规律一样是客观固有的，不能按照人的意志来决定战争。

周恩来对我说：过几天你就要到越南去访问，你可以到现场看看英雄的越南人民是如何战斗的，你相信：越南人民会胜利，会胜利，会胜利！！这句话他说了三遍！

谈话一直进行到下半夜，他没有倦意，我也不知疲倦地提出了我的全部问题。在我提出告辞以后，周恩来笑着说：我有一个问题希望你坦率地回答。我很惊讶，这对我来说是很突然的。我说：当然欢迎。周恩来说：你对这位年青的阿拉伯文翻译有何看法？他没有用他所精通的法文提出问题，而是用中文，翻译把它一字一句地译了出来。我对他说：说老实话，这位翻译兄弟很精通阿拉伯语，他就象阿拉伯人民的一个儿子。周恩来会心地笑了，他看看翻译，好象是祝贺他得到了证明书，然后他说：我为中国的青年们而感到高兴，他们将在我们之后担当起我国人民的职责。

这位双肩担负着大国重担的领导人周恩来一直把我送到大会堂的大门口，而且这位伟大的领导人一直等到汽车开动之后才离开他站的地方，他一直站在那里招手致意，表示告别……世界在最急切需要他的和平努力的情况下失去了这位杰出人物，他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谦虚、亲切、魅力和智慧！

【共同社北京一月二十三日电】

(记者福原)下面是田英夫的手记：当我们社会党日中特别委员会代表团一月十二日到达北京时，中国人的脸上没有笑容，看上去眼睛里还饱含着泪水。似乎可以说，这表明，周恩来总理是受到中国人的何等尊敬与爱戴呀。我们代表团能在十四日午后作为唯一的一个日本政治代表团，向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周总理灵堂献上成田委员长和我们代表团的两个花圈，静静地祝愿周总理冥福。

周总理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在这样的情况下邀请了我们社会党日中特别委员会代表团，对此，我们应该再次表示感谢。我们受到这样的厚情，明知中国人的深重悲痛，敢于在这个时刻访问中国，可以说是由于自民党的三木内阁对签订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丝毫不采取积极措施而激怒了我们。

我们同中日友协的会谈，尽管是在周总理逝世这样的情况下，还是极其认真而坦率地进行了长达十一小时之久。

中国对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态度完全不变，我们和这个态度是完全一致的。保证日本和中国的人民要世代代在友好和平中生活下去的这个条约当然必须是以不容许任何国家阻挠和妨碍的决心来签订的。因此，必须按照日中邦交正常化时的联合声明第一条所说的“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霸权的努力”这个根本，明确记入条约。

如果世界上某个国家反对这一点，那不是就证明它自己有霸权行径的自觉症状了吗？但是，三木首相为什么把如此清楚的问题说得含糊不清呢？在国内政治力量中，反对缔结条约的只是一小撮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按理说自民党的大多数人也是赞成的。但是，不能否认，在自民党内有人不希望由三木首相来签署这一历史性文件。这确实是派系的利益和派系的策略高于一切。

日本社会党日中特别委员会副委员长特

田英夫说反霸权条款必须记入日中和约